

書叅解

序一之二

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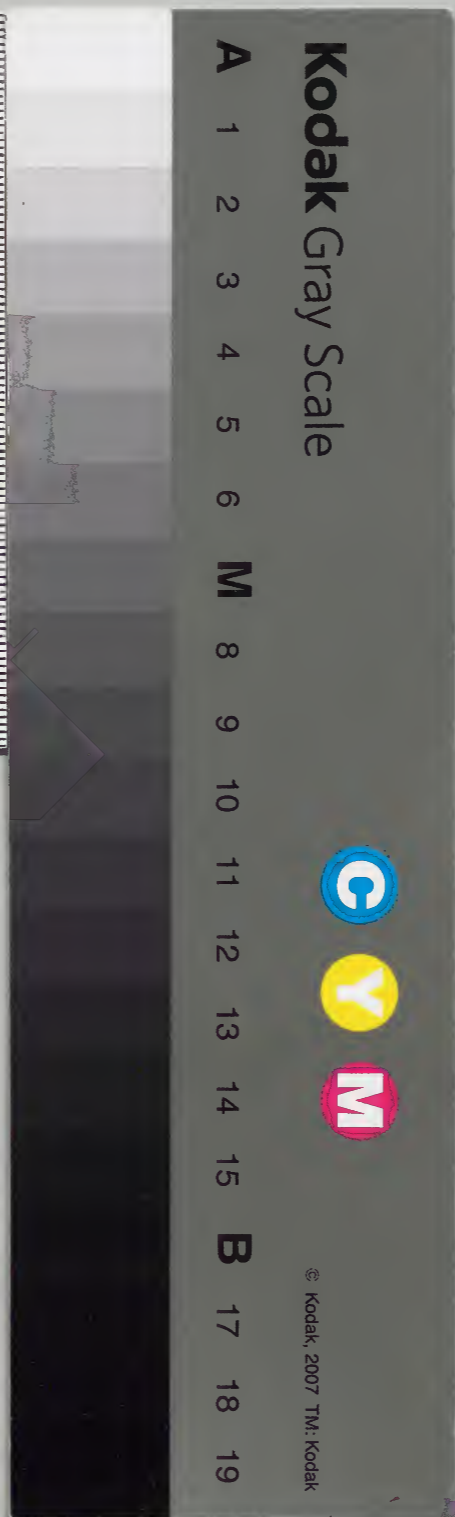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五	八	四
六	五	四	
四	七	五	四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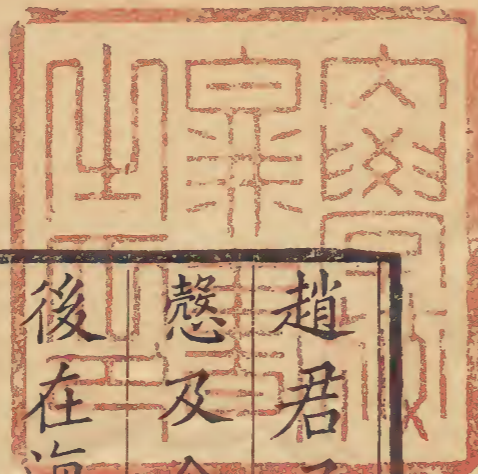
庫	八	五	八	四
三七函	外	四	四	
	架	冊	冊	

四書
九ノ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84	
冊數		4	(1)
函號		277	167

277-167





趙君子雲家清恪公撫吳時早稱為志端行
 慤及余觀風首拔得備知平生孝廉方正
 後在海塘又知闔邑公舉固辭不受前年菊
 源弟歸盛稱固窮下里敦請方至如此人者
 豈必以文章學問重而其文章學問亦正不
 易幾也雍正中見趙君闡明朱註百餘葉已
 嘉其言簡意該序而歸之今又遣致增修善本

錢謙益

本坊精選新舊足冊
 好板書籍倘有殘篇
 短缺認明興賢堂書
 鋪唐少村無悞



511-101

屬余再叙余反覆周覽覺識愈高詞愈透且
明辨處都係名教綱常此固由好學深思亦
孰非志端行慤之流露也哉向又聞清恪公
稱其讀聖賢書句々反求諸己此更趙君文
行兼優之根柢也朱子云一息尚存此志不
容少懈吾於趙君猶厚望焉漢陽張坦麟

十年前趙君初撰是編余即叙而促刊之今歲
與沈君冠雲纂修邑乘趙君實司採訪公事之
暇復見其改增定本較原刻益醇備沈君二極
為稱道屬余再叙余以為確當精深和平明爽
前序已詳言之何庸更贅抑有不能己者是編
發明辨正即深隱難知處往々以一二語透宗
又或講一處而兼言前後至彼處不復及閱者

須反覆數周旁通一切乃能知是書之簡而完
而可以悉得朱子之本真沈君曰此數語誠當
為初學之閱是編者告因又援筆書諸簡端
乾隆十年仲春日同學弟倪師孟拜手書

余友趙子子雲以忠信質直見重於鄉黨生平
喜繙洛閩之書尤於學論庸孟所闕如朱子語
類大全諸編晨窓燈夜屈首潛心意有所得錄
而存之歲月既久積成卷帙于是摘其要者付
諸梓人豈非以其忠信故篤好儒先而不厭以
其質直故不樂於世俗所矜尚繡績雕琢風雲
月露之詞而汲汲于此也歟間嘗讀其家傳其
大父黼南翁曾請謁當湖陸先生理學殊有條

貫課子弟必以朱子書而余以兄意庭力闡學
論庸孟之旨子雲又早執經受業于門張清恪
公撫吳時子雲亦嘗親承指教則又不獨學焉
而得其性之所近而淵源師長所裨補者其由
來固遠矣余識淺才駑性理之學愧未窺古人
門仞他日子雲積志愈久所得愈深余亦將從
之遊由當湖而遡紫陽其必自此編也夫同學
弟周日藻

四子之書與其註皆聖賢示人以日用倫常之實如日月
之照臨有目者均可仰而覩也有人焉日處塵壒之中其
視日月也曹曹然遂謂日月之爲物也異而徧執途人以
告之彼四書講說之雜然而行世者何以異是夫聖賢之
言隨感而發朱子之註解義而止上下光明表裏洞達所
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後儒以私意窺聖賢與其書背
違此意方出彼意復生且忘其意之爲私而強聖言以合
已輾轉支離穿鑿附會使聰明者觀之亦將喪其所守而
紛紛文學之士或降心揣摩而不厭棟甚惑焉湖上趙丈

子雲以理學業其家於四書經註研極數十年豁然貫徹
與生徒講評無不解釋以去因自錄其講評語合爲一編
曰四書文評偶記棟見其理明詞達能取講說之似是而
非力辨之而不少假殆亦深鑒夫朱子以後岐說之易於
惑人願人之讀四書而爲文者皆涵咏經註以見聖賢意
義之本真而超然於塵壒之外歟是其書固有功學者之
書也棟與丈爲忘年交相知最深遂不辭狂愚而爲之序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朔日晚弟新安汪棟謹頓首書

四子書自章句集註後元明諸家遞爲講解或未得朱
子之真由於或問語類文集未深也

本朝重道右文尊崇朱學陸清獻李文貞及汪李黃王數
君子俱將或問語類文集與章句集註反覆推求故所
輯諸書實足闡發聖賢義蘊惟數君子天資學力既有
微分而異地異時又不獲一堂面訂初學每病其尙有
異同詔自少讀朱子書及後儒講解卽有四書偶記張
清恪周意庭兩夫子皆嘗是正而旭之先生亦首序之
中年以後務期岐說盡除悉歸至當復取從前講解一

四書參解
一詳參若益見正文大註之真徧商直諒多聞有共以
爲然者未嘗不心快也但質愚學淺自信終難且不知
何時卒業而歸愚沈先生惜詔衰頹促之問世汪生玉
符亦力請付梓遂囑其校而刊焉倘
有道君子俯鑒微忱訂訛補缺俾是編果有裨於初學
則又詔之幸也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長至日後學趙龍詔謹識

琥自幼侍學於趙夫子見夫子讀四子書凝然久之必
恍然有得少頃卽寫成一則迄今十有餘年蓋寒暑無
間焉辛酉前稟皆與先君子商確先君子每見必擊賞
以爲真能揭隱義而訂微訛於學者大有裨益旣成帙
遂序而刻之先君子旣捐館舍後皆寄正於果堂沈先
生涇溪徐先生而卜重貞沈紉佩兩先生時至寒齋夫
子輒以相質亦無不歎嘉近又見郡中諸前輩閱是編
者交口稱譽謂實可傳世行遠竊思先君子得見此書
其擊賞當更何如琥所以不能自己而力請刊行也至

易偶記之名爲參解則本歸愚沈宗伯之意而定於果
堂先生也門人汪琥百拜謹書

例言五則

一是編出諸心得者十之二三餘多酌取先哲成書師
友父兄口授

一是編只取達意不用反覆引伸故數千條而不滿三
百葉

一是編每講一節另行起每講一句空一格或幾句連
說亦必有界劃又每句圈斷并或旁點緊要字總以便
初學也

一是編有幾句幾節幾章不置一辭以其易解且無歧

說或尙待詳參也

一是編專求書理真解然頗致意於語脈分柱間且用
拆用倒者甚多於作文之法亦未嘗不便也

四書參解卷之一

震澤趙龍詒著

同學李重華閱

大學

聖經章天德王道俱全。是至聖孔子融會虞夏商周教人
全旨。而提出其大綱大目。使既事於小學者。有所循而造
其極也。十傳淵源授受。採取詩書。寓通貫於分明。甚簡嚴
而該括。學者苟次第致功。而尤着意破夢鬼兩關。則成已
成物。得以無欠闕矣。

大學固不指學宮。而章句大人亦不過長於小子。非德盛之稱也。首句須着眼之字。蓋小子之學無岐途。大學之方易誤認。聖人所以欲一一明示之。在明明德以本明者不可使昏。故不論拘蔽如何。總要復其本體。在親民。即所謂立不獨立成必兼成。新誤爲親。蓋因聲音近似。或形體半同。書金縢篇又誤親迎爲新迎。在止於至善。是盡去人欲之私。必至於天理之極而不遷。

次節云云。因上止至善。只就極處言之。未見入手處。故隨補出知止一層。此便是由終以溯始。故下節不曰始終而

曰終始。但知止亦只就現成說。勿侵下格致工夫。有定謂志專向於明新當然之極。志既有定。自能心不妄動。心不妄動。隨其身之所處。晬睟無憂。從容自適。安能慮蓋身既從容暇豫。凡平日所知之至善。皆能微參於當境。細酌於臨期。定靜安雖小有次第。然皆知後便到。慮則因事而致其精詳。覺較有停頓。慮能得蓋既本窮原究委之功。爲度務審幾之用。自明明德新民皆能歸於至善之地。

物有本末。蓋明德新民原一物。但未有德不明而民可新

者故有本末之分。知先後內包進爲有序意。近道言德可漸明。民可漸新。止可漸知。善可漸得。

古之節。是指出先後證據。欲先等字。俱就古人說。又各條要順講。要暗照本傳。要透發先字在字之理。

齊家先要脩身。蓋齊家始於觀感。豈可於吾身所具所接。不免疵累與粗疎。脩身先要正心。猶孟子欲其小之。不奪必先立乎其大。致知格物。畢竟明新爲主。

致知在格物。可見懸空揣擬。非所以致知。物格而后知至。可見涉獵淺嘗。難期於知至。今之學者。務於小學大學論

孟中庸。本程朱之說。推求體認。就正是非。而於六經諸史

亦復究其源流指要。便是格致實地工夫。數而后正醒

明上節數先字。註可得而三字。須補出。蓋誠意固必先

致知。而知至後意容或有未誠者。心正以下皆然。

自天子節。固是歸本於身。亦見均有責意。蓋上兩節以天

下起。以天下任。似但說有天下者。其實此理人人具足。諸

侯大夫暨庶人之俊秀。亦不可不格致誠正以脩身而爲

齊治平之本。

其本句已結脩身爲本。又及厚薄一層。見得末治中亦不

容一視而平日格致誠正脩工夫正可於最親處先推勘
體驗也。

顧諟兼操存省察踐行三聖人俱十分精密正所謂敬脩
一己以先天下故末句點明本傳即起下自新新民。

盤沐浴之盤章句仍孔註取其關合日新而邵新安泥三
日具沐五日請浴之文欲改沐浴爲盥頽夫傳稱周公一
沐三握髮可見沐固無日不然而朱子於浴乎沂浴字亦
明以盥濯訓之則此之沐浴字又何庸改易乎至有謂必
周身無垢新字乃全故兼言沐浴不惟拘泥太甚聖人寧

於浴下體者污褻此銘。日新雙管身心不必及變化氣

質且果猛力去污防污不懈何憂氣質之拘故孟子一書

專言遏欲。又日新是頻頻提振淬厲終身不可僅云振

新末路

作新民或問作新連說然依章句新民連說爲安民何有

自新之機蓋民心本善而新王布化已有以動之也章句

振起與孟子振德不同蓋彼在輔翼之餘此則尙須勞來

匡直。

其命惟新即於自新新民而民無不新驗之。

無所不用其極。是刻責之辭。猶言新民之本。與新民之事。皆當致乎其極。用其極。亦拖起下章。

三章內。包舉知止能得。以聖經知止節。原納入上文至善句中也。

邦畿非僻陋地。千里非狹隘區。真四方之極。而爲民所當止者也。註物字。卽物有本末之物。

於止二句。只須領會當知大意。親切指點。如鳥二字不必多粘。

緝熙敬止。或問謂表裡洞然無一毫之蔽。故能繼續光明。

自無不敬而安於所止。與章句同。恐不可先提敬字。平對緝熙。敬止止字。指至善。卽知止之止。下五止字。乃止於至善之止。雖並就應物言。却微別。仁敬五者。俱要兼心與事。且切文王。敬兼篤棊之忠。故胡思泉云。畏以分敬。愛以情敬。國人可兼本國臣民。西方君長。要之賞罰期會。定皆勿二勿三。

猗猗直註美盛。便連菁菁如簣在內。不必如詩柄切定。始生柔弱。如切磋屬學。如琢磨屬自修。右序周師。謂知的工夫。先須將理欲剖分。再細覓精微曲折。故如切是明辨。

之功。如礮是研極之功。行的工夫。先須使規模方正。再細加變化消融。故如琢是檢束之功。如磨是涵養之功。琢註裁成不得。僅以攻破當之。道學自修。是推喻意而詳求止之功。恂慄威儀。是據字義而徵得止之驗。盛德至善。總學脩四句。又四字串講。言身之所就。底於理之無加。民不能忘。是深愛而不忍忘。至敬而不敢忘。此節是借詩以明至善之止。不必粘定武公。

親與利俱似說養。然試將此二句各照而字串講。如云君子遵世德以守世業。小人遂吾心以益吾身。便俱是說教。

而於新民爲甚切。

不得盡其辭。便是虛誕全消。訟端不作。大畏民志。蓋聰明至而端慤深。自輿情之共凜也。末句猶云必先有以使之。而後能無訟。顯見天下無身外之治。而自治實治人之基。經言知本此之謂矣。又何疑明德爲本而當先哉。

補傳極曲折明盡。間音艱。近日也。莫不有理。是物物一太極。而益窮之。謂益推類以窮之。或分橫則自近及遠。豎則由淺入深。亦該括。

六章單釋誠意。蓋爲人多自欺其知。故欲其乘夢關之破。

專力以破鬼關。毋自欺。須將發念時與發念後。毫釐不實。嚴禁無留。如下三句是也。兩如字。兼不姑緩。不留餘。下自謙註。兼快足。快由於不姑緩。足由於不留餘。惡臭重。惡字若臭。不過氣通於鼻之總名。至孟子鼻之於臭。又其臭如蘭。胡臭。豈時衿纓佩容臭之臭也。自謙。正是以十分惡好。求快足乎。知惡知好之心。慎獨。又於兩自字中。提醒分根之地。爲去欺求謙最急工夫。

掩不善而著善。是不能自欺。却要欺人。然其欺人處。正其自欺處。人之視已。固與已之自視不同。要與人之視之。

迥別。連下句。須如云。當此之時。姑無論人果視之人。視之果何如。而小人覺得人之視已。十分明白。如見其肺肝。然文義方清。亦鑿鑿無庸拚著。詔大父黼南公謂此章誠意開端。誠意結局。中間又連着自字。獨字。何得將視已所視。並改爲視之。固陸清獻公所稱老眼無花者也。

德潤身。是自然而然。與小人之著善。正相反。心廣就意誠。時說。凡人有欺。則心多愧怍。無欺。則心無愧怍。無愧怍。自廣大寬平。體胖。承心廣而正說潤身。忿懣等情。卽喜怒哀樂。其病在有所字。

視不見三句總見非心無以檢身。

親愛賤惡五項或問語類都不專說家人然就家人言亦該得隨處應接。知美惡正要成其好惡之正不是知惡便不好知美便不惡。

碩字屬苗卽大田詩旣庭且碩之碩。

不出家言不外脩身以教家成教於國言完備具足成個教於國止就君子身上說。孝者所以事君君親異而敬愛同也下二句一是敬同一是愛同此三句正可依章句上截貼家下截貼國暢發相通之理惟使衆却就君長恤

下言。

如保赤子自脫不得保民一層若心誠求之以下定專頂保赤見得慈與孝弟之理總取諸中而足不假物而具此乃不出家而成教之原。

仁是孝弟慈之無私當理讓是孝弟慈之遜順真心外間講說都以藹然有情貼仁秩然有禮貼讓竊思藹然有情只說得愛之理秩然有禮偏說了外之文於下貪私乖戾覺分對合對順對逆對俱疎不若以無私當理遜順真心分對且順對况旣曰孝弟慈似有情有禮不待言所難者

克己反求。無私當理。又家庭內不得直矢其公正。須從容不迫。孫以出之。故不用親愛禮義等字。而獨曰仁讓。

有是有仁與讓。無是無貪與戾。二句須先說治國。君子有求非之責。人字乃清。藏身不怨。是特地點出恕字。以爲結穴。非特地點出身字也。

桃夭三節。兩教字跟君子成教來。三而后跟而后求非來。都是咏嘆中親切指點。桃是桃樹。猶標梅之梅。井上之李。觀三處下文皆有實字便明。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謂由詩言觀之。可見治國君子必本仁讓以宜家而

后可以教一國。盡宜其家人。下節類推。父子句言四國之正。既本於君子儀範。無差。可知必君子之身。凡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事事足垂範家庭。而后民法之也。足法原就君子言。而齊家家齊都包得。

不倍是情意相親。不相悖戾。非不悖乎上之義。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蓋心如一轍。彼此可互証而知。變有萬殊。分願必推極而徧。安得不由體輿情。使各有以仰事俯育。克遂其孝弟慈之願。下一節又專就不欲勿施著明絜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

好民好求必得惡民惡務決去此正是由知至意誠而盡
絜矩之道。此之謂句雖重愛民如子見得父母不易稱
然亦須說到民愛之如父母方與下節儻字對而得衆意
亦明。

先慎五節只言利之不可專生財以下亦是以生財之大
道撇却內末私心理財字章句或問語類皆無之。又慎
字朱子俱換作謹字避宋諱也坊本都改歸慎字似是而
非。

德者句承上德爲人土等所從出明其爲平天下之本便

見當內不可外。

財散應兼樂歲惟取正供凶年發倉廩以賑之。

道善則得之言內本外末慎乎德而至善可稱則不特人
心咸得而天命亦永得矣。

舅犯呼亡人而戒勉須於親字說得悔恨深長則仁字自
覺得傷心彌切勿僅着不侍疾不送終等語。

若有一个臣是思得其人語氣何必包下兩種或暗指蹇
叔正自無妨。斷斷兮二句或以上句形容下句然例之
下二句還主斷斷贊不盡復形之以無他技謂不得於誠

四書參解
一之外。別求其所長也。合四句。又是挹其貌未足而再想其心。如有容。是正說相臣之心。無所不容。卽下實能容容字。若依蒙淺說。如物之有容。恐物有大小。容有多寡。或反不足以形其寬大。若已有之。是知之明。而用之盡。蓋凡已有。技未有不欲人明知而盡用也。不啻句。是於無可形容處形容之法。心好若此。由深知彥聖之性情。學問一一極乎粹精也。以能句。猶言以此大度虛懷。多方汲引。能保惠我子孫黎民。不得依蒙存淺說。逗住子孫而以黎民連下。

仁人心體無蔽無撓。宜賢姦立。辨舉錯無依回。

君子有大道。二句言平天下。君子有本慎德而絜矩之大道。必心乎誠實。不欺其真。好真惡之心。克符其當。好當惡之理。以得之也。忠信。朱子云。忠是發已心而自盡。信是循物理而無違。此於明道語中。增入心理二字。其云忠是盡已之心而無隱。信是循事之實而無違。此於伊川語內。增入心事二字。俱是忠信平分。至云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云發於已者。旣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乃是側串。又云總是誠實無僞朴實頭。此又是合說。看來三省四教章。只當

分說若此處及論語兩主忠信分串合說皆宜。

生財有大道固是另提起說不宜纏繞上文然畢竟便是上節大道中之一事。生之者衆二句是核生食之人爲之者疾二句是酌爲用之事此便是公好惡能絜矩。則財恒足所謂合四海之勤劬百年之恭儉以成一代之富有也。

好義卽是戴上之仁須不脫仁字。

畜馬乘四句只作一引子重下百乘之家云云。不察於雞豚玩察字於字。特不計價值與滋生耳。伐冰之家喪

祭時得自以其命命凌人掌事。百乘之家註有采地本

前漢食貨志顏師古註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又周禮天官八則註亦有采地字疏云采倉代切當依大全音菜無疑。

以義爲利猶言以義制事自然已與物咸利語類所謂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也。

凡讀書須分句讀以領神情辨點畫聲音以清字義又某字該讀某字有不註平等聲而註某音某者以該讀之

音與本來之字。並是平上等聲也。此宜點出註中所音之字。不得仍圈在平上等處。新出三槐堂讀本。惟圈聲仍俗餘則考核頗精。間有疎處。以次增訂於拙編。

大學中庸舊在禮記。周程范張始抽出另讀。至朱子又始分章定句。列大學於論語前列。中庸於論語後。故場中命題亦依此序。

子程子本國語及公羊傳子范子子沈子之例。以宗師先儒也。小學子思子亦然。

四書參解卷之一終

門人汪 琥校刊

四書參解卷之二

震澤趙龍詔著

同學卜 元閱

論語

論語序說。惟聖人生月卒日。當從邵子作十月及乙丑至一生出處。應對朱子皆已考定。註明講書作文。總宜按時發論。不得將後事移用於前。

學而章三節。語雖平列而脈則遞承。與大學明新三句中。庸性道三句相似。

學而時習之。胡敬齋謂先要學得真。卽程子尹氏所謂儒者之學。學而至於聖人者也。然亦不外大註人性皆善四句。註效先覺所爲。如將古聖賢言行一一學問思辨。而又體之於身。見之於事。知行皆在內。故下接云。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不亦說乎。蓋以所知者。時復思繹。浹洽於中。旣非淺嘗於口耳。又以所行者。時爲習復。則所學在我。而收實獲於身心。不惟隨得隨說。亦且愈進愈說。有朋節。或問云。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於我。我之所知者。彼亦知之。我之所能者。彼亦能之。合符程註。

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厥施斯普。卽所謂善及人而信從衆。信從條辨。滙叅俱分。屬知行。卽或問所謂告人而人信。率人而人從。然串看合看亦通。

人不知。謂間有不知其學者。不愠於悅樂之餘。不惟功利聲名。毫不相雜。卽氣質之累。亦且全消。真粹然成德之君子。註尹氏學在己三句。是不愠精理。程子引易不見是句。是不愠正義。朱子逆而難句。又是推原不愠。所以爲成德之故。此章或於首節說煞成己自成。於次節說似秉彝好德。於末節說似知希我貴安分無求。俱欠細。

其爲人也。孝弟須便切其心和順。起下方清。務本本字。照下孝弟看。乃是大本所發之萌芽。末二句。只極言孝弟之重。欲人用力之專。不可說似意在行仁。亦不必再追補仁爲孝弟之本。又此兩句。卽書禮所言立愛。惟親立愛自親始。但玩不敢質言語氣。意是有子自悟出來。

巧言令色。旣是務以悅人。彼本無意假仁。人亦莫以仁許。但未有謂其本心全失。故夫子特以鮮仁斥之。說統看做色取仁而行違。想從程註非字錯來。不知程子非字或問

中早看同無字。

吾身二字最真切。三省語類謂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見得此三事實。不能纖毫無歉。故較着心力照管。亦以此三者事屬尋常。人情易犯。而難免。故提出來自少至老。時時省察。其疎傲省其失。尹註守約。猶言所守者約。卽所謂自治誠切也。

千乘百里。所出朱子已註定於孟子首章。蓋據開方之法。方里而井。則十里便容百井。故百里之國。提封萬井。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又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

四書章句
三
人。廩養樵汲各五人。想三士是食祿者。七十二人乃九井七十二家所出。至以外二十五人或又以餘夫爲之。必如此。乃與孟子及王制坊記春秋傳合。至或問所疑賦重難供。則周禮司兵職及漢唐諸說。固云牛馬甲兵糗糧國家給之。不得因或問之疑。遂不信孟子首章大註。敬信五者。固各有政。然須歸到楊註論其所存。敬事本夙夜不敢康的心力。合大小無敢慢也。信固卽大學止於信。亦因無事不敬。凡賞罰期會。先一一無差。時註農隙之時。明本左傳蒐苗獮狩。但農隙不同農畢。而農畢亦爲農隙。

故冬而大閱。可該在農隙中。豈入執宮功。必另言農畢乎。應主講武而兼修築。

泚愛衆而親仁。蓋弟子時如草木萌芽。須培養其生生之意。故於衆人樂群無忤。而於寬厚長者尤親近焉。所謂既防其剝削。又灌溉而長養之也。此章語類謂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可知文不輕於行。學文亦不定在行後。所以說在後者。蓋學文可乘六者餘工。六者不可乘學文間暇也。且玩註愚謂云云。似朱子以洪氏爲疎。卽不滿程尹之論。何不概言養正工夫。而必

粘定後先輕重字乎。

賢賢兼愛敬。易色所謂我自有姝子足怡悅焉。先於事父母。猶九經尊賢先親親。尊賢則不惑。則賢賢易色者。自尊所聞行所知。而所能特異。能竭力無所勉強。如云辛苦。脩嘗皆手舞足蹈而爲之。形聲未兆。皆志壹氣凝而赴之。極真摯。能致身。亦不可說入粗豪血性。言而有信。而字與之字不同。應主自許許人始終如一。且信於言。後豈言時反口不符心。末二句詔先君子謂敦厚人爲學。每略於名物儀文。此博洽難徵。風流絕少。曷禁未學之嫌。特

是讀書本指。專在明倫。篤於大倫。方成儒者。學之精華實際。寧外是乎。子夏不拘俗見。標出學人種子。真千古名言。宜記者列在第一卷中。

不重者。氣質輕浮。容止佻達。如此那得可象而可畏。學不固。如誦習者若存若亡。持循者乍合乍離。此亦由不重之故。定宜先力矯其輕。此節或正言主敬。不惟不字刪。主字碍。恐矯輕亦非主敬全功。

主忠信。是以忠信爲吾心之主。而事事不離乎此也。此固承上言矯輕。又要務實。亦便見務實正以矯輕。張考夫

云、輕浮之病最難治。惟主忠信可以治之。是從身體力行來。

不如已者。定不免浮偽。雖非不善。小人而親之既久。必外貌中藏俱損。固不必急為退避。而樂與相交。安得不繼矯輕務實而戒之。

過亦多在浮偽間。則字註貼速字。所謂決勝於當幾。游

註質字。大全解作質幹。

慎終。註喪盡其禮。即後篇葬之以禮。皆合附身附棺之必誠必信。中庸葬以大夫葬。以士。孟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惟

送死可以當大事。並同。追遠。註祭盡其誠。不但齋明盛

服精潔牲穀。直是合居處笑語志事等。一一追思。民德

猶民心民行。厚不止慎終追遠。蓋就父母言。則服勞奉

養在其先。推於父母外。則族屬姻親鄉鄰朋友無所薄。究

其故。天合而化自神。性孚而功自速也。

必聞其政。實不解何因。擬兩端以微測。固不專屬求。或并

不限定求與中。此節子禽上無陳字。開口稱夫子。下又

問。至於。是邦。明在自衛。反魯後。

溫良恭儉讓。固未該聖人全體。然答聞政之由。只須就德

之著見言之。此五字正形容得親切周詳。又此句須圖
圖順說。不可先得之。呼以字。然後鋪排應轉。下句連下
讀。或作找上語。上下語氣都垂。

父在章。語類謂第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誠以
意私志公。自古迄今。未有立志爲惡者。况又賢父當前乎。
故一言父在。觀其志。便見其子較賢。欲使善全其父。以克
稱爲孝子。

禮之用。謂禮之見於用。與用夫禮不同。和爲貴。明貴在
心安意肯。弗專言禮本自和。斯指禮中之和。和寓於禮。

禮無不和。固宜事事率由。此節是正意。下節是防弊。

近禮。或問語類皆兼過不及說。勿專戒足恭。其親定嚴
正樸直。最易失之。故以不失爲貴。信恭與因。都是猝然
偶然。人所不及審者。然往往略有差訛。遂大虧德行。追悔
無從。安可不留心斟酌。

君子章。須如云。君子苟不分心口體。汲汲知行。却不輕言
所得。又所敏所慎。悉就知行交至立論。無偏之士。釋其疑
堅其信。乃可當好學之名。方得全章一氣。且如此看。則無
求不誤。敏事不偏。而字不滑。就正不寬。末句亦能於嘆美

中見不肯輕許意。敏事註雖明本中庸。然借註此句不妨兼說致知。且所謂志有在。豈專在於行。應依大全饒朱兼說。

未若從儘可轉深。脫不得可也二字。又此就無諂驕者說。不得說似樂與好禮勝於無諂無驕。子貢三句本連說。故聖人亦只用一個者字。大註先貧後富句最清。子貢援詩自証。見得明義理之精益求精。概同處貧富之可也未若。真所謂告往知來。

不患章字字兩相對照。宜楊君文叔極取上下鈎連。而苦

泛填不求聞達。鑒別群倫語。

爲政以德。如云政皆本乎德。德卽在政中。又此章兼得後章政刑德禮。而神化過之。譬如前不可先說透無爲而天下歸。蓋此是以喻意見正意也。辰是無星之處。北辰在太乙極星間。居其所。蓋動而不離其處也。惟動而無動形。故爲衆動之宗。

一言以蔽之。是謂就中一言。足以蔽全詩功用。蔽三百以詩無邪。正謂詩言有善有惡。特揭此言以蔽功用之全。范氏以毋不敬蔽禮。大全胡氏以時字蔽易。執中蔽書俱

不若蔽詩之難。或亦俱未得聖人蔽詩之至意。

道之以德。須如云道斯民以躬行心得。固不可說似要道。民先修德。亦不可專言修德。拋却道民。蓋此章是論治法。非若慎終追遠等句。全責君身也。齊之以禮。恐感興不一。又齊以制度品節。使人人有所持循。末句獲頂。如云耻悖德越禮。且至象德遵禮。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重志字。古人皆十五入大學。而惟聖人則念念在此。為之不厭。此句于字。及下論餓于。到于。并孟子塞于。甥于。是此于字。餘則惟援引詩書。乃此于字。

宜記清。

三十而立。蓋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卓然自立。如孟子所云。不滯不移。不屈地位。

不惑。所謂即器而明其理。隨物而見其則。知天命。所謂下學上達。恍然於敦化之原。語類謂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他天命之謂性。或疑知性則知天。一串事也。不知命如何知性。愚謂率性之道。尙可就零碎說。若天命之性。則就統體說矣。理有偏全。則功有淺深也。又語類謂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或以理

外無事。豈有知事而不知理者。愚謂事上知者。乃就萬事而得其理。理上知者。乃就一理而貫夫事。其淺深之微別。與上條同。

耳順兩節。見得至此。纔思勉無庸也。從心所欲不踰矩。七字成文。胡註謂聲為律而身為度。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身即天地正大之體。此章諸而字。受業涓臣兄作乃字。解謂是聖人體認功候。鄭重分明處。無違。只好云孝順德也。有違。豈可為孝。子欲知孝。亦自始至終無違而已。不得靠着一邊。

生事三句。與孟子引告世子不同。須見得孝親之道。要守定天秩王章。不可稍踰其分。又此時僖子已歿。故及喪祭兩言。

惟其疾之憂。說是無疾常憂。惟字方的。註中愛子之心二句。滙叅謂與下惟恐二句緊相貫注。勿誤以上二句為開下二句為合。最清。至於二字上。所該甚多。不敬只說奉養中脫略儀文。非欲子游嚴威儼恪。色難。難在有和氣。實難在有深愛之心。

吾與回言章固是婉轉形容亦必因終日與言毫無疑問。難深信其盡融。故即其退處於私而隱為省察。足發延平兼動靜語默。朱子合視聽言動。晬面盎背。非以省私時或無言動。蓋既云足發定德容道貌可觀。或兼闡明於通貫之餘。著見於渾融之後。亦該括視其所以。是不信傳聞。亦不憑言貌。觀所由者。即事而推為是事之隱念。不近名望報否。察所安。又即意而究。主是意之本心。果肯萬願否。焉。慶。疊。下。只。極。言。掩。蔽。無。從。非。自。誇。神。鑒。程。註。察。人。下。

坊本多一倫字。想從孟子混來。

溫故而知新。語意雖重。知新工夫。却全在溫故。註着尋繹二字。蓋道理儘無窮。盡須是搜尋頭緒出來。又紬繹頭緒。使盡。方觸類引伸。多所心得。非若中庸割說存心。而僅言涵泳。

君子不器。蓋君子以學力充其天性。於天下道理。不惟周詳精切。抑亦融會貫通。自無施不可。無用不宜。先行其言。是君子以意中之言。先躬行實踐。而後從之。亦是當覺世牖民之際。自然流露。非有意表暴也。

周而不比。蓋親其親而迨於疎。則疎者亦親。厚其厚而至於薄。則薄者亦厚。誠普徧矣。然凡親厚處皆出至公無私。何偏向暱就之有。凡君子小人相反處。摠不外公私之辨。然周比和同。矜群爭黨等。須各就本字想出清真意義來。學而不思。非全不理會。沈子紉佩謂是不肯虛心涵泳。切已體察。以求渙然豁然。雖循習有年。粗知迹象。要不能實有所得。灼灼於心。斯害也已。兼害已害人。異端不一。真西山以潔身亂倫。

悖德悖禮爲聖人早闢楊墨固然。近周希礅謂聖人於老子擬爲龍而曰吾不知之。顯見不必專精亦確。知不知之精察。爲知爲不知之決斷。皆好勇者所難。是知也。固須主不自欺而無蔽。但旣分得清明。定然求知難已。孔聖於門人多直呼名。或稱爾女。未嘗稱子。蓋春秋時以子稱師長。論語左傳並同。今講說時文概於孔聖口中稱門人爲子。疎甚。

張爲學而分心於祿。只是欲見知以展其才。但卽此便足以滋尤悔。寡尤悔寡字。須着眼。蓋尤悔之無實難。故雖

反身如此之切。猶不敢自信其無。祿字章末方現。夫子口中豈便將千字明承亮找。後子貢方人門人不敬等同。民服體認註中得義心服字。該得悅服其明敬服其公畏服其斷。

孝慈則忠。蓋盡心事父母。盡心爲民父母。上之人固已忠矣。雖不期民之忠。有不佩德感恩抒誠無已者乎。舉善句。或折重教邊。本語類。

子奚不爲政。須着眼爲政字。方或與聖人身分俱高。且對針得下節兩爲政字。

書云孝乎。便須坐實君陳篇。而以其言曰接下。惟孝處一讀。上與下都通。且由孝而友。由孝友而有政。天然次第。施於有政。是於一家中藹然秩然。事事整頓得有條有理。此孝友與爲政道理關通處也。又施於句。固筭書詞。但書本是克施。故施於於字與上友于于字不同。孟子出於遷于不同。亦爲上於字。是改詩自字也。信乃持身接物之本。若狡黠輕浮。語言無實。雖自以爲可實。不知其可也。

張問十世可知。意指興衰修短之數。然此不易知。亦不必

知故夫子只告以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殷因二段玩註應逗住殷周而以因與損益平分以可知也三字總項。馬註五常配合五倫且綱常自來連說故朱子仍之若文質三統遺漏甚多且三統只如黑白赤之類或不在損益中此朱子雖與文質並詳却自言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

非其鬼兼情與分不相屬言。

無勇也是就見義不爲斷其無必爲之志配義之氣不作推原說

舞八佾歌雍詩一是季氏獨以六十四人排列八行舞於家廟堂前之庭。一是三家概以周頌雖之一章歌於家廟室外之堂。雍詩有文考文母之言自是武王作之以祭文王者然後王歌此於文王廟天子辟公均爲有取。穆穆所謂奏假者無言思成者有象。大哉問須着眼大字蓋儀文度數特一支一節惟究乎其本則根原之包括實多也。

儉戚應照大註並說本始不必分儉爲本始戚爲本原蓋戚亦哀之所發范氏心之誠謂是心之誠所形也。

季氏旅於泰山。因欲求庇而僭妄。故夫子責求之救。而又曉季氏以無益云。

無所爭。註兼恭遜。恭從禮來。遜從樂出。必也射乎。猶云必也。大射賓射。燕射。袒決遂。發四矢。因所射之中否多寡。以見勝負。勢不得不爭乎。揖讓而升。所謂耦立於東南。隅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下。又北面揖。而升堂也。揖讓而下。是揖耦進者。耦降。所謂一揖而復位也。揖讓而飲。所謂司射設豐於西楹。西勝者洗。觶酌奠於上。而揖不勝者升堂。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也。合觀七字。揔無揚詡。

情形真所謂禮樂未嘗去身。更何處討得出一些凌競。故緊接其爭也。君子以贊之。

盼兮盼字。宋元板後多誤刻盼字。今丁卯南闈題紙。獨從目從分。快甚。素絢句。觀註畫字如字。明以素地而加采色。比質美而加華飾。故雙峰以上二句爲賦。以此一句爲比。汪適喜深以爲然。下繪事句。只如云。絢是繪事。無素繪。將安施。詩言素以爲絢。卽繪事後於素功之謂。乃條辨必以素絢爲賦。繪事爲比喻。而曰獨不觀之繪事乎。畢竟難安。又此章奇在禮後一語。能本平時學問。通着道理源。

頭故夫子嘆美不已。若繪事句，不過因混同之疑，分其先後，理固無所不包。辭却並無他意，豈可於口氣中隱動西河，使下節悟贊兩層俱索然乎。

文獻不足，正謂杞宋之文獻無幾，足則能徵，恐只是反收繳足，不必說得期望殷殷。

禘字須一讀，但只可云吾魯之有禘祭，歷年久矣，切不可入趙註成王等句。又此說本漢儒所撰祭統明堂位，認煞亦踈。蓋魯之郊禘，不惟路史與通鑑外紀俱謂惠公請而王使史角止之，考春秋於隱桓莊不書，至閔與僖始書其

事，恰合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云云。况晉文請隧，襄王謂大章不敢變，文公亦不敢再請而還，則成王伯禽何敢。又左傳謂假人名器，不如多與之邑，乃成王封魯地，且不敢踰制，敢重祭之下，頒乎。夫子嘗謂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想正指閔僖之僭。林少穎謂成王欲宋慎乃服命，必不賜魯以王者大祭，已為書傳所收，似前所云云，實可存參。且事係王朝大典，理應求詳，不當為漢儒所誤。

知其說者，默契其貫徹精誠，宜無不明而無不格。

吾不與祭如不祭。蓋吾乃先世之遺。外神之主。若不獲親伸孝敬之忱。能無抑鬱。又大註他人對白文吾字。其實卽伯魚也。夫伯魚亦先世之遺。外神之主。且亦能孝能敬。故夫子藉以粗安。然出名是夫子。拜奠是伯魚。安得而不缺然。

不然節。猶云媚與媚寵之言。全然悖理。人若所行逆理。得罪於純理之天。無從遷善改過。以祈神之佑也。此駁時俗之語。無庸過遜。謝註自低聲緩讀耳。

監是合前聖之心思。以殫其心思。合前王之制度。以擴其

制度。宜其宏綱細目。一一精詳。敷天地之賁。揚萬物之華。而無加莫並也。

每事問。實因從未身親。大概止堪意度。若以意度爲據。其慢忽何如。故夫子謂當此先王先公臨在上。而質在旁。敢有一毫之慢忽乎。則惟恐稍差而失禮。固與禮之本意。適合相符者也。

射不主皮。自是鄉射禮文。但彼處射字上有禮字。而此處無之意者。永清而後。道洽之餘。人人尙德。事事尙德。故凡射皆不禁貫革。亦不主貫革乎。若然。似不必加上禮字。補

出武射仍主皮。又語類述武王克商三句而繼之曰。則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貫革之射。今則不復用矣。猶本註述此三句而結之曰。正謂此也。明乎習射於郊。不忘武備。却不以勇力爲先。何必多疑。

欲去餼羊。自是惜無實而妄費。但旣爲告朔之餼羊。關係何如。乃惜其無實而妄費乎。下兩其字。俱指告朔言。

事君盡禮章。只要說得上下之分凜然。

臣事君以忠。語類謂是就所不足言。居業錄以爲記者之誤。清恪張夫子云。本性原無不足。故註曰。理之當然用。

情最易有虧。故註云。欲其自盡。較敬齋覺更深細。

關雎章。擬從詩盡言情。亦大概本天性止禮義。而或微有過甚之嫌。轉到首篇。再從宮人親炙太姜太任王季文王。無不和平中正。故於得賢后妃而成此佳篇。方合聖人深美特提之旨。語類止於琴瑟鐘鼓。止於寤寐反側。與本註雖深而不害於和。雖盛而不失其正。互相發明。蓋憂雖如此其深。然止於如此。則不過而害於和。樂雖如此其盛。然止於如此。則不過而失其正。

松栢栗。宜於安邑。毫都鎬京。而侯邦亦咸以爲樹。

成事三句不必照註說明。却便是說之諫之咎之。又陳說匡諫責咎有淺深。

管仲有才有功。未嘗不成个器。但只成其爲管仲之器。小哉一嘆。惜其受易盈。給易盡。又惜管仲卽爲萬世正治功之本。

焉得儉。只破解儉字。不必找還器小。

然則知禮句。固不可牽連器小。亦不宜粘着臺官。只須云。儉於禮爲失中。故知禮者每鑒於儉。不中禮之譏。而務求美備。今子以管仲爲不儉。然則知禮乎。有反坫。固須緊

承上句。見非他人所可于。而主獻賓。賓酢主。兩番反坫。亦須鑿鑿言之。摠註揚雄揚字非木旁。後凡說揚雄處並同。

樂其可知。指節奏聲音二項。釋如在皦如後。故謂明白中無間斷。然或過於分曉。和亦難言。則纍如貫珠。正與無相奪倫。並爲和之妙處。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蓋信得天不虛生。一定振揚文教。雖就得位說。却無所不包。

盡善在盡美之中。且在盡美之先。未盡善。是謂善有未

盡不可略善字一層。

居上不寬。語類謂寬字難識。不惟不是廢弛。亦不是姑息。但大體規模意思。則以愛人爲本。識得寬字最真。

里仁章。右序周師。着眼仁字。謂里貴有仁厚之俗。若惟其意之所尚。或取儉勤。或取莊敬。或取文采風流。而於仁厚之俗。反以和柔懦弱。置而不居。雖自謂能擇。而是非之本心。安在乎。註着一本字。以仁不仁之辨。乃是非之心第一層也。

仁者安仁。所謂仁卽我。我卽仁。下增知者利仁。殆以與仁

爲一者不可見。故又望深知篤好而必欲得者。又利仁正是不敢離仁。已到後章明取舍不使加地位。大全胡氏以季文子晏平仲當之。踈。

惟仁者節。自應照註以無私心貼仁者。以當於理貼能好惡。程子公正字雖平列。然語類不明云。惟公然後能正乎。且游註及大全胡氏兩條並同。似不必謂上下截俱兼公正。

苟志於仁。字字重。誠能注念於本心全德。何至惡事之難無。

不處不去。並是爲學始基。然畢竟安貧賤較難。所以中庸
孟子並依此序。不去非道之貧賤。須如云。只有安貧賤
之道。並無去貧賤之道。方切取舍之分明。又不得下推原
地位。不去去仁語。類明言該讀去聲。
君子去仁二句。蓋想其嚴於取舍之心。惟立心如此。又必
將存養之功精密到一絲不漏。
其爲仁矣。句煞有力。須是爲仁實有其功。方能絕去不仁
之事。

有能句。正所謂志以帥氣。下一句須如摠註云。無有不可
至之理。乃不與下節就人說者同。
觀過之過。亦兼厚薄愛忍。觀是據其類而分別觀之也。分
別觀之。失在薄與忍者。不待言。其失在厚與愛者。孰不從
哀矜惻怛來乎。斯亦知其仁矣。如此看。方昭合白文。且無
乖尹註與摠註。又周師解末句爲斯知仁之深淺存亡
矣。較直捷。

聞道道字。卽所以爲人之理。聞是由平日知行交至。一旦
豁然貫通也。
士志於道。字字重。道字尤重。下句須着眼而字耻字。上下

脉理乃通。又未足與議。是因識趣卑陋。而惜其領會之難。不可竟言我不與議。失真神理。

君子句。須從天下事多誤於偏執之人。拘泥之士。折落君子。再從君子平日工夫。落到之於天下。乃合。無適莫而與義比。摠由明而無蔽。公而不私。

懷刑是本懷德之心。畏其或干於法。或疑註語太粗。詔先子敏功府君。謂王章國憲。廣脩森嚴。正恐敬畏常存。隱微加謹。不能條條無毫忽之干。悚惕殊深。放是頃刻不離。卽有時若不爲利。亦是爲利起見。

禮讓言儀文度數。皆出遜讓辭讓真心。果能本讓爲禮。禮全是讓。則爭無從生。亂無從起。治國何難。

患所以立。不是舍却分內。空講如何致君澤民。蓋聖賢體用一源。須格致誠正脩以爲之本。位之有無。知與不知。俱人之事。於己無涉。所以立求爲可知。乃己之事。於人亦無干。一事而分兩面。便截然有爲己爲人之辨。若云圖之於早。仍是患無位。患莫已知心腸矣。

吾道句。猶言吾泛應不窮之道。只心中一个本原實理。以統貫之。下夫子二句。猶云夫子之道。只自然必盡之一忠。

做出不待於推之萬恕而已矣。

喻於義利各抉出精神獨注處。此君子小人就已成者說似補好於喻後。不若探好於喻前。但象山謂喻由習習由志。雖見取考亭。恐不若或問中所引周氏分在用心之初句較穩。蓋論孟多志字。無有說在不好一邊。故程張謂意私而志公。豈可說煞小人先志於利。

見賢見不賢當依讀書錄兼古今說。蓋賢不賢註謂是善是惡。胡註人之善惡亦與善惡之人不同。可知只以事言不。以人言。思齊內省就當下說。然必愛惡先深。遵防永

切又須知惟有齊賢之志。故勉爲內省之功。亦必有內省之功。乃克遂齊賢之志。

幾諫主下氣怡色柔聲。便包得默化乘間等意。又幾諫之勗。便是欲爲子者以小心申苦衷。下更兩爲過慮。勉以分外小心。勞主苦楚。方合註撻之流血。不怨。是以負罪之誠。冀父母見憐而終改。註起敬起孝。謂悚然益起敬孝之心。

不遠遊。明是斬截辭。下句周師主語類輔饒。解作尋常出入往來。而以曲禮遊必有常。出不易方爲証。最合大註云

四書系解
三
云。切不可依蒙引存疑。添不得已及處變等字。頓爾放鬆。開出遠遊徑路。又須知如或無方。雖二三里間。尙不能保其卽至此。必字亦下得十分着力也。不可不知。蓋知則必喜。喜則必懼。懼則自然愛日。古者章是謹言以勵行。不是緘口以寬躬。約非却紛求靜。亦不僅省事簡緣。實欲將思慮謀爲視聽言動。一一收斂入規矩中。以此自持。定然所失者少。君子欲訥句。是說成德君子。猶時以輕情爲憂。殷殷矯警。勿淺看。

不孤。就理反說。有鄰卽事正言。人所共知。但每說似秉彜共好。尙於孤字鄰字欠清。須如云。人苟有德。諒弗一人獨修。而至於孤。必有幾人共修。而爲我鄰。乃合語意。事君交友。固須惓惓忠愛。然或煩數而取辱。疏反有傷於君友矣。諫君須有本領。且識時。昔子胥欲吳王滅越。而不及不共戴天之義。由未見得是非一層。又吳王氣盛之時。舍是非不論。偏極言越必復興。吳其爲沼。亦非識時務之俊傑。每爲之深惜。附識於此。不廢免刑戮。以其謹言謹行。實可享榮而免禍。

子賤章沈子師閔不欲將首句說空。謂能尊賢友善以成爲君子者。其若人乎。一友人又不欲將末句說煞。謂設也。魯無君子。斯人又不知何所取以成斯德矣。似皆於白文大註無乖。何如何器兩問。須得務求着實意。乃見高明者之沉潜。瑚璉須主貴重華美。方與通事理長言語身分相符。又二物順屬夏商本之舊註。與明堂位不合。然舊註與明堂位皆出漢儒。安見明堂位果是而此註果非。且明堂位尊魯誇魯處。多倖僭。想是魯諸生所記。不可盡信。

仁而不佞。總就厚重簡默。輕美之而重病之下。不知二句亦總就厚重簡默。輕重翻轉。美病兩層。蓋厚重簡默。未見得渾全天理。畢世無私。却可免人之憎。且造到仁之地位也。

斯指此理。此理無疑。便體全而用足。說是說其專心致志。以求天德王道之全。

聞之喜。要寫得直前壯往。方針對得聖人美譏兩意。

武伯問子路仁乎。想以剛爲近仁之質。勇有克己之能。繼問求赤。或更以剛勇者不可必。轉求之溫柔嫻禮樂者。

可使治賦。若言所可知者此耳。語意注重不知其仁。下二節同。

女與回也。須頓讀女字。响讀回字。或平或互皆非。

知二。只觸類旁通。亦由資學之高。此與上句皆真實的當語。

弗如句。須說得真正弗如。下句轉身尤妙。與女弗如是。與其自知自屈而將來不可量。

聽言信行。聽言觀行。俱切勤學用工。說語脈乃清。此節畢竟是深責之餘。再開聲重警。

吾未見剛者。猶云古有無私爲體。能縮爲用。而稱剛德之人。吾尚未曾見之。下云振也。愆則其有私不縮可知。焉得剛。非言焉得稱剛。蓋繫情於所愛好。雖有慷慨節義規模。終欲剛而不得。此雖就棖論。然剛之大義。要不外嗜慾全無。

不欲無加。就所惡言。而此心之天理周流。直與立達節就所好言者無異。故曰非爾所及。

文章外見。虛心好學。便可聞之。若性與天道。雖卽文章之原本。而微之與顯。相去遠矣。必俟夫天分高。學力深者。固

非絕口不言。要必鄭重出之。由幸聞而追想。不幾幾不可得聞乎。天道不得單舉道字。十九篇文武之道同。惟恐有聞。正於方聞未行時。著其不敢稍安至意。何以謂之文。蓋疑其於謚文六則。幾無近似。不得泥蘓註。經天緯地一條。困之勤學好問。固與顏曾端木等迥殊。然執政者能如此。卻可援成例以謚之。子產有君子之道。是天資。亦由學力。卽其論尹何爲邑可知。恭註謙遜與聞政章。註莊敬不同。蓋彼無敬字。讓卻在下。莊敬爲清。此無讓字。敬卻在下。謙遜爲當。不必如林

氏師道臣道之分。惠養而又義使。似是猛以濟寬。然左傳之說。西山真氏疑之。蓋夫子以不猛爲美。而未嘗及猛字也。行已四句。先持身。次事君。次治民。末句又於惠養中。標明駕馭之道。

善與人交。玩人字。應該尊卑貴賤。賢否親疎。蓋隨所交接之人。無一不敬。且無一不久敬也。

何如其知。是卽諂竇鬼神。以見素有知名之不解。

必以告新令尹。覺得位可屬我。亦可屬人人。能利國。猶我利國。故註云。物我無間。後犯而不校。乃入耳不驚。不覺人

四書集解
之犯我。偶然相觸。不覺犯之在人。故註云不見物我之有
間。地分懸殊。穀於菟音耨烏屠。

有馬十乘。所謂問富而數馬也。棄而違之。想避禍之意多。
下頻云。吾大夫崔子。原不以爲不共之仇。未知就我而
言。焉得仁。就彼而斷。一輕一重。總可以無私當理。分合互
勘。

再斯可。承上行事說。又再是是非分別後。復思其果是與
非。不可謂既思其是。再思其非。

其愚不可及。定須說到身遇難而免。君不死而歸。情事乃

全。切不可碍文。文山等介意。蓋文山等之無濟。大氣運
主之。如顏淵之不壽。孔孟之無權也。甯武子之幸成。精誠
感格得來。如庾黔婁立生垂絕之親。朱壽昌奇遇無踪之
母也。

歸與歸與。是因大行絕望。傳道維艱。不可純作淒涼語。
吾黨小子。猶云吾門弟子。狂是上企古人。簡是脫洒世
故。正是狂之本色。斐然成章。凡志意高遠者。其言論丰
采。必有一段卓犖不群。光明俊偉之概。所慮自喜其能。各
矜其得。未免失乎正過乎中。不知如何裁割。曷弗歸而裁

四書象解
之使咸合於道。

不念舊惡是因悔改有微。弗計從前可惡。怨是用希。是因聲容頓易。漸忘嫉惡。維嚴。

或乞醢焉。曰或則非君親兄弟。曰乞醢則非其身家名節所關。固不必多其委曲。

左邱明非傳春秋者。蓋姓氏之單複。年齒之後先。猶可支吾。說到左邱明耻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斷無容置喙。匿怨而友。只是異儒回曲一流。若說隱險報復。寧僅可耻乎。聖人名。宋儒讀某。蓋宋儒每自稱為某也。

爾志志字。就日用常行之念慮專切者言。下三節俱是無私一體。卻愈進愈高。

敝之無憾。乃見與共之真。又無憾與無伐施。摠渙然水釋於隱微念慮中。

安之安其身。安其心也。又三句須說得切至平實。不可入註中。化工付物等語。或云人所各不能言之隱。皆生平注神傾意之處。最沉着。

已矣乎。便有不絕之意。况又接一未字。衛靈篇好德如好色同。

忠信是真心。卽是美質。好學是培養。亦是擴充。兩如字
條辨作似字解。

可也。簡語類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又謂此人亦
可者。以其簡也。想是言此人亦可南面者。以其簡也。句內
無南面字。蓋仲弓問子桑伯子原暗承南面來。所以集註
謂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且如此看。覺得
下文以臨其民不亦可乎。都着實。不必依存疑認定。此句
爲可其人。解云可也。那簡而反譏語類之語意。緩
居敬。謂身心常在敬上。下七字本居敬來。亦須行時更爲

着意。居簡是以主敬爲煩。務清淨其身心。所行又簡。如曹
參本黃老之學以治漢。玩此節。只見不敢自是。質問虛
懷。正與伯子一輩人相反。

雍之言然。須雙承居敬居簡。更脫不得南面臨民
怒是應有之情。過是無心之失。而至於或遷或貳。則明爲
已私矣。故大註以此二句爲克已極功。

使齊事。想在哀公十二年春。蓋孔子舊冬歸魯。知齊國遣
問甚多。須俟人候謝。而少孔子四十二歲之子華年已近
壯。禮樂素嫻。故特命之。與釜與庾。固必義可與益。而兩

請及多與亦見同學關情疎財慷慨蓋看下適齊三句子
華原未以富著想冉子實不知其富也但天下有行色壯
觀如是而貧者乎此則冉子疎處

愚之辭粟非不知九百爲常祿誠以效力於師無容多取
亦見高懷厚意但業已身膺官職論公義不論私情宜夫
子禁其辭而復開其與此事在使齊前十五六年記在
後者意冉子疑夫子爲吝故追引之以見聖人用財豐嗇
各得其宜

雖欲勿用不必備陳嫉妬情形山川不舍不可僅說神靈

默鑒嘗擬云牛而駢且角矣意愛重者必多縱或有勿用
之心山川非此不享又何慮於終舍乎

日月至三字其餘身分都清蓋大註謂日一至月一至語
類謂一日至一月至相去無幾總須活看又須知心常在
仁則爲主心多出入則爲賓

果達藝俱下得十分親切藝註多才能不拘定六藝
善爲我辭不外耽泉石懶應酬短於錢穀簿書卻不必代
爲置對註竟字無土旁蓋竟猶盡也便是境字意
不堪其憂言難當其憂也不改其樂是從博文約禮到了

大本大原洞徹無疑。視聽言動不言而喻。真覺天機活潑。天理流行。心廣體胖。悠然怡快。豈簞瓢陋巷之境所能動其毫末。起末兩賢字。雖有虛實之分。亦並兼見。道明存理熟。專主克復者。踈。

中道道字。只作路字看。今女畫只說全不用力。便見說道未深。

女爲君子儒。主辨別。不主勉勵。蓋子夏爲儒有素。特未必果爲君子儒耳。無爲小人儒。蓋篤信謹守規模狹隘。雖列儒林。希儒行。勢必安卑近。飾聽觀。難免計功謀利之嫌。

此他日爲宰問政。亦戒其欲速見小。

得人宜兼商政事正風俗。爾同耳。然或竟改耳。又非。

不由不至。只淡淡舉來。已儼然端人正士。

孟之反不伐。諒不及大禹之不矜不伐。顏淵之無伐無施。

然卽是克伐不行。宗傳老氏。要亦人人當法。或又謂之。

反本天資平易。今更戰敗懷慚。故有策馬云云。正自謙冲。

可挹。

而有而字。解作與字。難免句。須寓蘊藉於痛切中。

由戶雖亦道中事。然此只引起下文。猶詩之興體也。

質勝文有忠信誠慤之心。一味將之以朴儻。文勝質極威儀。文辭之善。而少忠信誠慤之心。彬彬本忠信誠慤之心。而又善其威儀文辭以出之也。三質字摠。是合內外言。彬彬就現成說。却須補平日涵養薰陶之素。臨時調劑斟酌之功。又此章是欲學者不於文質偏勝。勿限定三種人。人之生也直。註不曰人生當直。而曰生理本直。應以生爲始。生而補入當保全意。幸而免就生不順言。要之死亦不安。

不如好之者。蓋知之勝於不知。固非不知者所能如。而實未嘗必欲得之。安能與好之者同其詣力。好之者由知道更深。必欲行而有得於心。已到利仁地位。卻尚未得乎此道而爲樂道之人。中人以上。固所謂天分高。學力深者。但語上不限定是一貫之傳。凡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以及有關於正心誠意。明道修德之功者皆是。又此章是以躐等爲憂。宜側重不可輕語。

民義三句。玩大註或問語類。猶云專力於人事之所宜爲。

而不惑亂於幽冥不可測識之間。真個是知。敬而遠。朱子謂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本易詩禮再三瀆。瀆弗欽。與數則瀆來。先難後獲。始終純一。靜專。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意本此。

樂水樂山。言知者仁者之喜。好喜好由於體段。所以又表知者仁者之動靜。有體段必有效驗。所以又著知者仁者之樂壽。如此說。既還得曰字六者字。又會得註中四故字。若將三層開說。不幾少一層。倒一層亦可乎。壽須兼理數言。乃合註中效字。且靜而有常。凡物皆然。何於人獨不。

信。若顏子之不壽。前固云是大氣運主之。勿拘泥。註事理就零碎說。義理就統體說。蓋要與山水動靜樂壽各自對針也。又註括字。輔氏解爲結碍。

魯一變。是扶國勢之衰。而振人心之玩。

觚不觚。謂其器非其制。而形不與名合。象不與義符。

何爲其然。謂當下道理無此救溺之方。蓋救人是仁。明理是智。須是智以成仁。可逝也。四句。是以下二句申明上一二句。可欺也。二句。是以上一句折重下一句。若孟子可欺以其方二句。又是以下一句找足上一句。凡書中語意皆。

須如此體認。

約之以禮。或問語類文集皆言與上句平分。知行猶云身。又約之以禮。故本註以守欲其要對學欲其博。以動必以禮對文無不考。語類謂博之與約。初學只須作兩途理會。與文集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直是相同。條辨疑語。類爲門人問辭。豈文集云云亦不是文公語耶。爲德。謂見於事體於身者無非中庸之理。

博施施字註去聲。蓋孟子施仁就我而言。此當是就彼言也。博施濟衆中着而能二字。重下之實受其惠。可謂

仁乎。問於仁道何如何事於仁。猶言不止仁道。故註云仁以理言。又此章仁字並是說理。不特末句仁下難添人字。卽中節仁者亦是說仁之爲仁。猶云夫所謂仁者。立達二句。乃卽萬物一體之心。隨在可行之事。著出仁之本體。不可因註中仁者。遂誤解白文者字。必也聖乎兩句語。類屢說總是言。雖聖人亦有所不能。須於必也句下。照註用則雖字意緊接。

立兼制恒產與無從匪彘。達兼財用舒與道理明白。此節須歸重兩已字。乃可上對博衆。下起近字。

能近取譬。卽孟子強恕而行。須以全副精神盡其間之曲折。又此節須跟上立達乃清。

述而不作二句。字數同。句調同。似當以傳述而不創始。信古而又好古。平平叙出半生事實。畢世深情。不得於首句說成辨駁。於次句顯作推原。蓋所謂述本信好。信又爲好本。雖從大註信古句來。然總自旁人看出。若明入夫子口中。固非謙退語氣。不亦禁了後來述兼作之聖人乎。

默識。謂以所聞見之理體味於心。而有所契合。反面有言而不識。識僅以言兩種。學不厭。可分未識已識。誨不倦。

卻合頂識學爲安。

修德是保持涵養。存省其所得乎天與行道有得者。故在講學前。猶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也。憂乃憂其或然而孜孜汲汲。非既然而愧悔。註苟未能之三句。猶云故雖聖人猶恐未能。况學者乎。

燕居勿泥定家居。申申天天。是閒暇時位育氣象。甚矣吾衰。固就血氣言。而帶入志慮。亦不爲侵犯。志於道。猶云爲學莫先立志。而志不可他岐。故求知此道後。必至誠懇。惻念不忘於此。

據於德。須從行道得心。逆出德字。再將難得易失意。順落所據之不可他屬。而必於德。庶為得之。下句同。據如中庸得一善三句。依如里仁篇無終食違一節。

游於藝。要藝字看得清。游字看得活。大註至理所寓。謂藝中有至理。非謂至理在藝中。朝夕游焉。謂或朝或夕。偶游。非謂朝游夕游有定。又語類謂依仁則其游於藝也。無一物之非仁。可知學至依仁。心中止有一仁。講末句不必復牽連道德。

自行束脩以上。固不可如條辨着重自字。亦不必將厚薄

縷縷分疏。只如註云苟以禮來可也。下句猶云或淺近或高深。必有以教誨之。不止說無人不誨。

不憤不悱。是不肯致疑。不以三隅反。是不能疑悟。不啓不發。不復。正待其憤悱與隅反也。程註第二个誠意。應

依語類大全作誠至。末段南軒跟定上文。想本程註。但程註既告之三字。或是正說舉一隅。而不牽連啟發。蓋後

段云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又何至不能疑悟乎。容再定。

未嘗飽。則不歌。揔是哀死而不能甘且樂也。

用舍便是用舍其身。行藏自主行藏其道。兩則字甚圓轉。亦甚自然。非全體龍德者不能。惟我與爾須說得渾融。安妥固不可倒說互說。亦不可先於惟我處暢說能之。更於惟字前暢說人之不能。誰與與字承上節與字來。下不與必與皆答此與字。懼謀成三層遞下。惟懼乃能好謀。好謀又貴於成。凡事皆然。行軍尤不可缺一。如不可求是以得之。有命絕彼貪心。從吾所好。是以好德秉彜。定其歸趣。

子之所慎。就當下言。然須補出平時本領。

三月不知肉味。蓋學之三月。皆十分誠一。肉味不知。不圖之嘆。因專且久而得之深也。他日謂韶二語本此。勿先以盡美盡善作陪。

冉有一問。只好虛說。衛人皆以衛君爲君。固無不爲衛君者。不知夫子何如。若子貢借問夷齊。渾回冉有更不露衛君字矣。切不可直陳其事。致兩賢俱不免於非君。

伯夷叔齊至又何怨。概當入尊父命重天倫事。嘗擬第一句云。一尊父命。一重天倫。何等人也。第二句云。尊父命重

天倫。非有德者不能。第三句云尊父命者。或悔天倫亦當重。重天倫者。或悔父命亦當尊乎。第四五句云。確見父命當尊。逃以尊之。而果得遂其尊。又何悔天倫亦當重。深知天倫當重。逃以重之。而果得遂其重。又何悔父命亦當尊。末句。是從賢人不怨。兩層決定。不可明承。卻須暗頂。樂亦在其中。猶云。不疏水曲肱而樂在。即疏水曲肱而樂亦在也。末二句。若謂設富與貴之來。有一毫不合義。於樂在其中之我。直輕若浮雲之無有。

學易無大過。蓋易固憂人有過。啓人救過之書也。安有通

乎吉凶悔吝之原。而四體五官之失度者乎。

雅言上着一所字。實跟學易罕言。故程子既暗承謝氏又明頂。詩書執禮連下句讀。皆雅言也。固須就理性情道政事謹節文勘透。切於日用之實。尤須針對精微之蘊。高遠之文。方合程謝云云。而得記此章之指。又雅言與四教有別。不得專屬教人。

憤樂俱兼知行。老將至而不知。蓋因憤樂之循環也。云爾見初非奇異難言。

求之。謂求得此理而知之。不可脫卻知字。好古敏求。畢

竟重在天人性命。日用彝倫。尹註云云。猶是論聖人之語也。

不語謂未嘗答述。蓋不惟怪力亂。雖問不答。卽福善禍淫。彰彰報應之迹。其答述亦無徵也。

善不善。只說同行時之儀度。言辭無容深細。不善可爲師。蓋不從其惡。亦救失之師也。

二三子句。只好在二三子一面說。不得轉側碍下。無隱須照下。無行不與。不專指不言。

忠信。語類謂俱就心上說。與程註存字本字同。而記者卻

分爲二教。以誠心合而體用分也。集解云。忠者誠之源。幾已動而事未形。心之盡與不盡。惟我自知。所以云發已自盡爲忠。信者誠之立意已發而理有定。心之實與不實。人皆可見。所以云循物無違爲信。詮解最精。如此說。連勿軒信就事物看句亦通。

聖人二節。須先云人以學言。首聖人。次君子。若以質言。首善人。次有恒。然後接出兩節白文。庶爲穩妥。又渡至末節。須如云。然君子固欲見無由。卽有恒亦豈易見乎。方不

脫前一節

亡有虛盈。既皆以學所至事所能。細分淺深。則約而爲泰。定宜另說。所以語類謂約是就用度上說。或問謂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

不綱不射宿。難說聖人無心。但謂聖人存心愛物。亦欠自然。摠之魚鳥之類。本有可取之義。而取自聖人。則不禁仁心之流露焉。

我無是也。重知不重作。知之次也。慈曰擇曰識。雖於萬事有偏全之別。一事有生熟之殊。而擇識既多。亦可大段粗知。次於知之者也。

門人之惑。固爲俗惡童年。然或進見時。厚重謙冲。聰明俊偉。得聖人喜色譽言。當其羨其英姿。拔俗。

唯何甚。擬云。唯於此童子。何追其既往。逆其將來。而不免於太甚。

仁遠乎哉。是爲誘仁爲遠者解。但乎哉二字尙虛。下二句方是不遠之實。蓋欲仁之念。卽仁。欲仁之時。卽至。更安得以爲遠。

爲同姓三字。有去聲讀爲字。連下句者。亦通。吳孟子。猶言雖娶於吳。而實宋之女。切勿謂吳字是旁人加上。以致

譏。孔子抽身急退。專為不可留談。不意期却被他揖進。默受其譏。偏一一述知於夫子。夫子此時。不啻圍於匡阨。于宋矣。乃三言十字。無染着粘連之迹。有謙冲肅穆之誠。已固理順心安。人亦風恬浪靜。真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子與人歌而善。善字從與字帶下。是夫子於並歌之下。覺其音節和性情正也。使反。是令其獨歌而取其詳。和之。是夫子獨歌而與其善。又從容懇至五意。使反後和中俱有。

文是說得仁義孝弟等斐然成章。躬行君子。猶云躬行乎。君子若作躬行之君子。固與上文字不對。更與下未之有得欠通。蓋躬行二句。即君子道者三一節。君子之道四云云也。又大註着一全字。分明就各項說。

不厭不倦。夫子說得勉然。公西又見得自然。

禱是臣子為之。而其詞卻須述君親抱歉加嚴之意。此或問之說也。

君子坦蕩蕩。蓋無所累於利害得失之私。自坦然而蕩蕩也。

溫而厲首記者蓋仁溫爲四德之先猶春溫爲一歲之首。溫得恰好便是厲。厲乃成聖人之溫。下二句同。三以天下讓。大註改定讓商。以句內明有天下字也。但三讓之年未經鑿鑿據詔推來。必在武乙三四年間。蓋武乙踐祚寢衰。大爲不道。射天與天搏等事。重干天怒。第四年卽暴雷震死。顯見罪在必誅。周自遷岐以後。又德益盛。勢日昌。設泰伯於此時佐親伐罪。誰云不可。而竟挈弟潛逃。隱爲遲阻。使我家且守候封。商室再延天命。雖不逆知。尙有七十二年。而當其可取不取。無異拱手推辭。始終不受。

卻又不露一毫形迹。實於理爲較順。於事爲較難。故夫子心以爲至德而特表之。語類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句人都就才力言。因謂與註固足以句不合。竊謂做不得與做不成迥異。想因上云不合他意。猶止就意見言。故又進一層就義理說。如云且度見自家是商之臣子。恐未可輕做此事。

恭慎柔德。勇直剛德。無禮註無節文。猶所謂無準則。

篤親便是仁。興仁卽各親其親。下句同。

吾知免夫。料此生不至毀傷也。然使大夫之簣。苟安至旦。

卽爲戰兢臨履之虧。故曰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朱註與程尹所說全字俱合。身心行事言。范氏分而爲二。不免粗疎。

動容貌三段。言君子於動正出時。貴省察其暴慢等遠之。以不虛平日操存之力。正顏色。如當溫而溫。當厲而厲。斯近信。謂色皆根心而發。註竹豆當是竹籩之誤。有若無二句。應兼問人時與不問人時。摠摹其虛懷求道。不自滿假之心。下一句。又是心理渾然。物我無間。如手足爪牙自傷之則不校也。

可以三句。猶洪範說有猷有爲有守。君子人與。是從才節推到本原上。君子人也。須從君子之德未易窺測。倒轉入才節。足爲徵驗之實。士是聖賢路上人。定須寬而容受多。廣而承載濶。強而執守堅。忍而負荷久。方能勝重任而致遠途。不然。僅如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且不如執一業者。勤力於終身。興不止一念好善惡惡。乃是白一念而至念念無不好惡油然。

立於禮。併玩註中數句。自是主外而兼乎內。東萊謂操存

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能堅持其德性可知。

成是成就其始之興中之立也。而必於樂得之。蓋樂是以十二律正五聲而叶詩歌。以八音之器。舞又以羽旄干戚隨樂音之輕重疾徐爲節。以象其形容。若屢屢身親其事。并觀聽其聲容。自然養得此心清明和樂。不惟滌除邪穢。抑且查滓消融。

不可使知蓋質樸有餘。聰明不足。則循分猶易。窮理實難。故爲上者未嘗不於使由之中。卽寓使知之意。而無奈通

曉覺悟之不可必也。

如有周公節。復生沈師云。先說人豈可驕吝其才。再觀入庸才不美。然後出明如有一氣說完。又驕吝間着一且字。畢竟吝更難堪。此文集謂吝是陰病裡症。尤爲可畏。不易得言。謀道不謀食。爲己不爲人。不惟將來進德無窮。已儼然君子之心。而爲古之學者矣。

篤信好學。謂篤信其當然。又好學以精其義。守死善道。謂死守其正理。又善道以合其宜。各上截是有守。各下截是有學。

不在其位二句。只謂不在尊顯之位。不侵尊顯之政。不必
旁推。

師摯章猶云師摯在官時。自作樂之初。以至關雎之亂。盛
而益盛。洋洋盈耳。亂本訓理。樂之卒章。皆摠理全樂。故
曰亂樂之卒章也。

吾不知之矣。蓋習成僞妄。盡變本真。實是毫無所取。

學兼知行。如不及猶恐失。固非彼此兩時。畢竟上是形容
用力之汲皇。下是推想心中之兢惕。

有天下猶言爲帝王。不與言無一念驕矜。卽孟子所謂大

行不加若固有之也。

巍巍乎連惟天爲大。蓋不惟註中物字明就天說。下更有
巍煥贊語。何必與蕩蕩乎一例。天之大。就不冒之德言。
堯則之。是與天同其丕冒之德。

成功文章。只說可見。不得如尹註以爲可名。蓋此二句。原
是聖人渾括咏嘆。安得謂此則民之可名。

十人數及邑姜。固因九人外罕有。亦因賢能悉至商郊。則
周邦之賴於聖后者實多也。

唐虞之際四句。如云才難之洵然也。不必徵諸無才才少

之時。卽斯亦昭昭可見。蓋斯之才幾媲美唐虞。而十人之數猶借足於中宮之賢佐。難乎不難。又唐虞二句只贊斯之極盛。故註用然字轉下。若條辨千年兩盛。便見才難。乃另一話頭。勿混入。

文王服事。實希紂悔悟。挽回天意。民情故曰至德。特地表出。恐人疑周能用才。而不無慙德也。周對殷說。不必兼武王十二年。

禹當帝降而王。恐有德衰之慮。乃聖人考其君道。實罅隙無端。蓋素稱克儉者。或不能豐所當豐。今卻於當豐處無

不豐。更何處搜求其罅隙。鬼神專屬祖宗。黻冕亦專爲祭服。盡力溝洫。非治水時之濬畎澮距川。乃是於有天下後斟酌無窮。使有以厚民生者。卽以奠民居也。六事皆不小。無罅隙可議。揔無一毫過與不及。

子罕言利。蓋卽易經元亨利貞。利用出入之利。亦未易尋求。無庸計較也。命雖以氣言。然窮通得喪之理。亦微渺難言。故與利並罕言之。

博學。謂知悉精能悉妙。下五字。從悉精悉妙。轉惜其無可標名。吾何執四句。和身倒在不足成名一邊。以辭大字。

四書章句
博字之實

麻冕章一從其無害。一不苟於從。皆是主義以維禮。從純之儉猶取冕之文。蓋工夫雖省約而華美則同也。拜下之禮乃天秩天叙之大者。

絕四章全從反面托出。須逐項還他反正實義。又私意不萌公同天地合乎仁。畧不預期從容有序合乎禮。事至而化裁不膠處置咸宜合乎義。事過而神功寂若有感而通合乎智。

文字雖有謙意。而在茲煞甚擔當。乎字不是疑詞。下節亦

是一開一合。不作商量平對。

天縱之三字十分鄭重。不止天直天錫之云。將字雖屬謙辭。但是莫測底止。不敢直斷。非謂未聖而將聖。下一句雖未嘗輕忽多能。弁不謂不由天縱。然畢竟是分出旁通。不是合歸聖字。兩句俱精當。不可因下聖人自謙。謂子貢未化乎多。

太宰句猶言天縱云云。徒爲夸大。太宰多能之目庶幾其知我乎。註率字與律同。

有知無知。猶云無異人之知。獨得之知。若泥定全無知識。

恐上下截俱欠明通。鄙夫問於我，固是提鄙夫以例其餘。而就鄙夫言，想只舉一事而問事理之宜，故有兩端可叩。且得竭情相示。

見之須如云我坐而見彼之行，方不復開頭見字。而起下作字亦清。

彌高四句說聖道難求，便是嘆稱聖道。焉字勿刻作然字。

博我二句，不惟先博後約，須說得各項中亦次序分明，乃見循循善誘，教有全功。

如有所立卓爾，由體認遵循，遞深交至，洞見本原地，直追堂室間。下二句又是言思而得勉而中，無由到從容地位。正所謂未達一間。此章仰之四句贊聖道高妙，夫子三句明聖教有序，欲罷三句驗見道益親，雖欲二句苦化神難及，要皆發嘆時歷歷形容，故無不粹精而周密。行詐欺天，真令毛骨悚然，汗流浹背，註差字楚懈反。有美玉三句，輔氏謂是子貢初年語最確，蓋語類謂此物色只是藏之，或將出用之，明以藏諸說自齊反魯不仕之年，而以沽諸冀仕在宗邦或遊他國。沽諸上着善價字。

固珍重美玉善價上着一求字似非求之不可故夫子極言美玉當沽我亦未嘗韞匱而不藏之意却以待價出之或疑註但當句明有求字然玩兩當字自是從旁論理之辭不是聖人自明語氣

自衛反魯章不必泥語樂師摯章兼聲容器數嘗擬云樂之不正吾久欲正之奈始也自魯適齊繼也去魯適衛不暇正亦不能正惟自衛反魯參互考訂已詳道又無望其行然後樂之人地事時一一正之而咸歸於正蓋詩者樂之章詩多缺亂樂如何正今小雅大雅篇篇知何用周頌

魯頌章章知何屬固其所之各得樂寧有未正者乎庶合白文上虛下實而於大註亦無乖蓋大註詩樂先詩殘缺失次更似說詩不說樂也又太師等不戀洋洋去官遠遁明因正樂後備悉僭奏者多此章正樂應全主正詩子在川上章是卽化機之一示道體之全逝者一讀如斯夫連不舍晝夜爲句舍字朱子於楚辭讀如赦則論孟音上聲宜洪氏倪氏並以爲非定說不舍晝夜內包得無物不有猶中庸察於上下包得無時不然他如孟子左右逢源程子活潑潑地朱子浩浩無窮並同

譬如平地。須於平地上下帶入爲山。末句只說機決於吾。權操於吾。猶下論所謂由已不由人。不可說無藉人人莫助。蓋求人助人助我。皆進往爲仁必有之事。但求之者我也。人之助因我求也。安得謂非吾往不由人耶。此節覆字與下論覆邦家並註芳服反。以不可解作覆幬也。中庸傾覆下孟顛覆。雖不註而可推。

不惰。是行之力。註兼心解。蓋惟默識心融。乃能奮然毅然。不少弛於一息。

不秀不實。不必實寫其如何致此。蓋兩有矣夫。是危懼辭。

正於恒情萬不及慮中。指出來使之惕然猛省。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須照註不如我之今日。不必增期望字爲回護。下二句乃是預告以老大傷悲之象。使努力於少壯。後年四十章同。若果對四五十者言。聖人却未必如此回絕。

異與之言。是本法語而婉道之。亦其人其事宜如此。非怕人以爲不情而易術以進也。改之謂改其過。繹之謂繹異言。兩之字不必強同。

匹夫不可奪志。蓋既認真道義。立志堅強。縱其勢甚孤。毫

無救助。總不可搖撼屈撓。

不恥於貧富相形。身分誠高。但前路只須以人情易恥作翻。不得說真可恥。傷了自己身分。

不伎不求。須緊跟不恥。發透識趣高明。何用不臧。須將德業進修。實說可進於道。

終身誦之。是看得不伎求之身分甚高。而惟恐或生伎求之念。故日心銘口誦。若將誦之終身。切不可逗漏引進風光。

歲寒節。是特提松栢以冀柔枝弱幹。歷終歲而有常。又知

後彫猶云見不彫。不必太粘知字。

知者三句。從知者說起。故註爲學之序。其實皆本天資學力。至於成德之歸者也。

可與其學。只是曉得要學。可與適道。便是實見得路徑不差。可與立。又是能確守經常之道。末句權字。就處變言。

蓋語類謂權是不得已而用之。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謂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謂權是濟經之不及。謂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皆與大註所引嫂溺援手同義。此豈僅確守經常者所能從事耶。三未可。總欲

人慎所與於目前。

未之思也二句不可說似卽其言而駁之。嘗參本註與程註及陸清獻公說。謂唐棣之爾思。容或有阻於遠者。乃學者亦往往藉口於是。若謂吾非不知學貴乎思。奈慎思近思熟思精思。終若詩人之有阻。噫。彼果嘗慎思近思熟思精思乎。自我平情論之。特未之思也。夫天下古今事物之理。有鉅細淺深偏全常變。無竊冥昏默晦匿閉藏。苟慎思近思熟思精思。自隨在心通而實獲。何至若詩人之阻於遠哉。或疑拙論與程註不全合。蓋程註後四句。不曾於

聖言打斷補增。而詔則增入思字一層也。但不入思字。恐欲仁仁至之意。究竟難明。故本語類人但不思思。則何遠增入容再定。

鄉黨篇皆是於極尋常處。見從容中節。要說得切實。尤要說得自然。又此篇極次第鋪排。蟬聯補綴。簡潔周詳之妙。又篇中有淺深類記。有同異並書。在聖人固出無心。在記者要爲有意。

恂恂如。註先云信實之貌。末句又容貌辭氣平分。總註又平提言貌不同。竟以恂恂爲貌。似亦無妨。且聖人居鄉。其

四書章句
容貌之信實。正宜首記。若翌註併歸下句。謂恂恂乎其似不能言。恐脫却不言時之容貌矣。又下節唯謹爾。雖承言說而言與不言時之容貌。亦從此備徵。

宗廟朝廷就魯說下四章與緇衣節吉月句并君賜章並同。

踧踏如也二句。一氣讀。當恭敬不寧。却得中安適。註中字或圈去聲誤。

翼如。註張拱端好見無散手掉臂之形。更無高下偏倚之象。註舒字是開張意。下節紓字訓緩。訓解。

公門是庫門。若雉門又不待言。

立不中門。重立字。蓋君出入由東扉之中。臣則偏東扉西旁。拂闌不中門。若門外偶立。人共忽之。而夫子亦偏闌偏根以致敬。

位是外朝發政之所。近雉門。

堂是治朝接論之地。在雉門內。路門外。攝齊時鞠躬倍難。攝齊鞠躬時屏氣尤難。乃聖心不覺敬之極至。復其位。復堂下治事之位。不在外朝。

執圭之圭。自課錄謂是下封圭一等之瑑圭。雖亦天子所

錫均為命圭。而非桓躬信等之封圭。以封圭乃諸侯朝天子見同列所執。使臣出聘不得執君之封圭。故另錫瑑文之圭。備使臣取信隣君之用。確甚。圭係國命所憑。故執以通信時。身手面足各極其敬。又執圭平衡。蓋以邦君聘於邦君。乃是敵體也。勃如戰色。較使擯過位時更莊且慎。

享禮有獻夫人者。則璋琮束帛是也。

私覲即聘禮。所謂奉束錦以請覲。不用圭璧庭實。若隨君而來。并不敢私見。

紺是深青上浮些赤色。緌是淺紅絳色。不以為常服領緣。不欲同於齋練之服也。

紅是火尅金而赤合於白。紫是水尅火而黑合於赤。表而出。註謂欲其不見體。蓋服之本意。固以不見體為敬也。

羔裘朝君服。取北面之義。麕裘聘享服。取精白之義。狐裘大蜡後臘祭先祖五祀所服。乃息田夫之祭服也。此皆眾人所同。指意在裼衣相稱。

明衣寢衣晝夜皆潔其體

變食只註中二句可盡。不必他求。不茹葷。語類謂是不食五辛。蓋以韭蒜胡葱等氣極穢惡。實污心口而觸人神。因悟楊註致潔變常。斷不可分屬。

不厭固非必欲如是。而却以是爲善。此便見養德養身全乎頤之時義。以下云云。總不外此二義。末節更見不忘飲食之原。

食饘而餲而字。與下句而字一樣。不是饘而又餲。色惡臭惡。註不兼餲字。合頂食與魚肉何如。

不得其醬謂烹時食時。不得某肉之醬。專就肉言。因內則

濡雞數句皆說肉。而本文其字亦明承割正。下節肉雖多。又雙承割正得醬也。

唯酒無量。承雖多不使轉出。故或問云。惟字連上文而言。亂兼心志威儀。

不撤薑食。依內則則以薑屑灑庶羞。然飲食後亦宜。

食不語。蓋含哺非答述之時。卽下咽而驟言。亦恐傷乎肺氣。

席不正不坐。自就尋常居處言。

鄉人飲酒。是夫子少壯時與鄉人共飲。下二句徐行隨行。

兼得。

朝服而立於阼階。尊王制。盡主道。兼安先祖五祀。

拜送不敢嘗。黃輯五師分不欺背後不欺面前。巧甚。

不問馬。須照註增入暇字。又註中畜字。當與下章畜字並。

讀旭音蓋。四書中惟畜君何尤當音觸也。

正席先嘗。玩註應重正席。

君祭先飯。須知侍食於君。原與客禮不同。此大概待君祭。

畢而同食。但君祭而臣靜待。君雖不以爲客。臣反若以客。

自居。故夫子自比膳夫。徧嘗羞膳以致敬君之意。尤爲通。

變於禮中。

東首之記。想當時自北而南。西首爲便。乃倉猝時仍不敢。

一刻苟安。是自盡。卽以敬君。

雖車馬二句。要以當受之義。對上當爲之義。故重不拜一。

層。要之因祭肉之饋。而敬其祖考。亦非聖人不能。

狎是習熟之人。褻乃燕居相見。

式同軾。今雖借爲敬名。然脫不得立車內而俯憑。式負。

版者。專爲王者以民爲天。故重其數。

迅雷風烈。真所謂皇天震怒。旻天疾威。大振一日兵刑之。

令雖不以警聖人。聖人能不變常以致敬。又前人謂大賢以下。便當恐懼脩省。凜然。

升車便是上車。上車重在必正。不必惑於輔顧云云。

色斯舉矣。可以速則速。翔而後集。可以止而止。此固凡鳥

皆然。夫子因所見而有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蓋即飲

啄之得時。包全舉集之得時也。此嘆雌雉之得時。猶大

學嘆黃鳥之知止。不可泥定率性任天。混同鳶飛魚躍。子

路共之。想是感其得時。因而身目俱向。而自雌雉窺來。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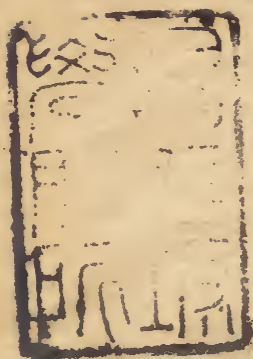
有拱執之勢。戛然長鳴而起。此便是色斯舉矣。其翔而後

天
陰
書
庫

集可知。此即夫子贊雌雉之得時。結通篇諸項之得時。且以見聖人仕止久速無不合乎其時。真為絕妙。

四書參解卷之二終

門人汪 琥校刊



四書參解

三

